

◎文学新地理⑬

西藏文学的又一个春天

次仁罗布

今年迎来了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这六十年里西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文学作品的主题也从为宗教服务，回归到表现现实世界，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上来，在不同的时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汉藏两种文字比翼齐飞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汉藏两种文字的作家比翼齐飞，涌现出了擦珠·阿旺罗桑、江洛金·索朗杰布、高平、汪承祚、杨星火、徐怀中等诗人与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里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记录了西藏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成为了映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作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讴歌者，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抒写了青年人建设新西藏的豪情壮志和他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社会变革；刘克的小说《央金》《曲嘎波人》《嘎拉渡口》等，歌颂了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西藏人民的血肉关系。开启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先河。

民族作家走向创作前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益西单增创作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的问世，使西藏文学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益希丹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得了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这一时期西藏文学的最大特色是民族作家走向文学创作的前台，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具有较大反响的作品，班觉的《绿松石》、扎西班典的《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旺多的《斋苏府秘闻》、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等，其中《绿松石》获西藏自治区优秀创作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他们的作品里呈现了旧西藏的黑暗，农奴的悲惨生活；解放后的藏族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韧性。这些作品紧贴西藏的现实生存背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摹了社会政治生活变化，在作品内蕴上显现了藏族文学独特的民族风貌。真正让藏族文学成为一个重要力量，被我国文坛所重视是在上世纪



纪80年代中期，正因扎西达娃、马原、色波、通嘎等人对文学叙事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使得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阵地。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马原的《叠纸鹤的三种方法》《喜马拉雅古歌》，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圆形日子》等作品显示了极强的先锋勇气。洋滔、加央西热、闫振中、诺杰·洛桑嘉措等诗人，在诗歌领域内的“雪野诗派”创作独树一帜，引起了国内诗歌界的关注和认可。马丽华的大型纪实散文《走过西藏》《灵魂像风》《西行阿里》等也为西藏文化热推波助澜，对推动西藏文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西藏文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和青春活力。

共同铸就新辉煌

由盛而衰是一种规律，自上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学鼎盛期到如今已经过去了近30年，在这些年里西藏的文学创作者不忘初心，努力寻找新的突破点，为西藏文学的再次繁荣积蓄力量，笔耕不辍。近年来西藏作家的作品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从这些端倪上可以看出，西藏文学的又一个春天可以期待。如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中国77部文艺原创精品作品”，获第六届中华优秀

作品奖，中国小说协会“2015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三名”奖，2016年获“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多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花城》《长江文艺》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获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曾进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五十部作品。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西藏的月光》等作品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作家之外还有一批的中青年作家，平措扎西、格央、班丹、罗布次仁、敖超、张祖文、白央、琼吉、陈跃军、沙冒智化、洛桑更才、白玛玉珍等。

西藏文学经过多年的沉寂和蓄势，随着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的出版，标志着西藏文学的蛰伏期已经结束。文学的主题和叙事策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家们用一种向内审视的眼光，从当下、从民族过往的历史中寻找西藏新小说的增长点，以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立足根基，将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体现在作品里，表现人的善良、勇气、担当、坚守等，为我国的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和风。这样的承续与创新，也给西藏文学带来了荣誉，加央西热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藏最后的驮队》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平措扎西的《西藏古风》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且巴亚尔杰的长篇小说《昨天

的部落》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新世纪以来，西藏当代文学蓬勃发展，呈现了强劲的气势。西藏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创作显现出独特的民族气质和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作品关注现实和当下，尼玛潘多创作了长篇小说《紫青稞》，白玛娜珍推出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格央完成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张祖文出版了长篇小说《光芒大地》，敖超长篇小说《直线三公里》，次仁罗布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放生羊》，班丹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微风拂过的日子》，平措扎西出版了文化散文集《世俗西藏》，吉米平阶长篇纪实文学《叶巴纪实》，白央的诗集《一粒青稞的舞蹈》，洛桑更才的诗集《流浪的八廓》，沙冒智化的《时光的纽扣》，琼吉的《拉萨女神》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藏文创作也是齐头并进，从题材到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作品数量也是逐年增长，这些年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扎西班典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家庭的岁月》，且巴亚尔杰的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次仁央吉的长篇小说《花与梦》和中短篇小说集《山峰云朵》，格桑占堆的长篇小说《远处流逝的小溪》，米玛次仁的长篇小说《伤情岁月》，艾·尼玛次仁的中短篇小说集《石头与生命》，朗嘎扎西的《变形鸡蛋》，白拉的诗集《最初的印象》，伍坚多吉的诗集《雪域抒怀》等作品也享誉西藏，其中很多作品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级和地市级的各种文学奖。

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经过多民族作家共同努力，铸就了新的辉煌，显现出更为多元化的面貌。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跋涉，西藏当代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但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外，在丰富、发展多元化的中国文学的同时，成为了外界了解西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于文学艺术类作品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西藏文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最佳时机，作家们也是肩负责任，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为中国文学的盛宴，不断创作出优秀的具有西藏高原特色的文学作品。

(作者为《西藏文学》主编)

民族文学创作成为吉林特色

杨 鸥

吉林省是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分布着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9个民族。日前，由吉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吉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在长春市举行。

据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金仁顺介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吉林省的文学发展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满族作家胡昭的《军帽底下的眼睛》，满族诗人丁耶的长诗《外祖父的天下》，蒙古族作家王士美的长篇小说《铁旋风》《格瓦拉传》《李宗仁归来》，满族作家王汪的长篇小说《她从大海那边来》，满族作家王宗汉的《关东响马》，满族作家李申的《香港之夜》等在省内外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新时期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吉林省的少数民族创作更加有活力，不断创作出反映时代变革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创作题材、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目前，2529名省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作家比例约占13%。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诗集《圆融》，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满族作家格致散文集《从容起舞》，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满族作家胡冬林的儿童文学长篇《巨虫公园》获全国儿童文学奖。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获得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奖，满族作家兄妹王可心、王家男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雪乡》获夏衍优秀电影剧本奖一等奖，格致的《满语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这些作品风格浓郁、笔法精致、特点鲜明、具有东北地域色彩，是吉林文学的重要收获，也为中国民族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光彩，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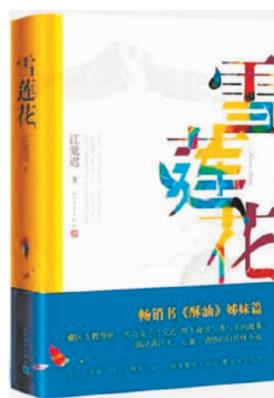
评论家张清华认为，民族作家如何既背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又使自己的写作超越地域性，超越民族性，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大部分用汉语写作的民族作家，处在民族身份和超越民族身份的认同的两难境地，从主体角度来讲有困境在，但是作为写作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可能性。从曹雪芹到纳兰性德，到老舍，既背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又超越了民族性，成为经典的作家。

作家夏鲁平认为，民族地域书写是作家得天独厚创作资源，每个作家都有精神故乡，童年的记忆，生活的地域，都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但作为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看他如何突破民族与地域的狭隘，以更广阔的视野反观自身的生活。

小说《雪莲花》讲述支教扶贫故事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江觉迟的藏区支教扶贫小说《雪莲花》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雪莲花》以“梅朵参与扶贫”为情节主线，小说串起了一个个“沾泥土、带露水”的毛茸茸的扶贫故事，塑造了一批带领藏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形象，生动鲜活地描绘出今天真实发生在高原藏区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既写出时代生活的真实，也写出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

(文一)



江觉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一颗榛子产生的反思

李培培



《疯狂的榛子》作者袁劲梅

嵌入大历史，也是贯穿中国历史中抗战和当下半个多世纪的核心线索和真实镜像。小说成功地塑造范笱河这个复杂而多义的文学形象，他是受战争和宗法文化碾压和摧残的典型人物。

对于在苦难命运中沉浮的人来说，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记忆是无底的黑洞，卷进战争中的具体的生命个体所经历的苦难和创伤也是最为深刻的。战争的暴力和灾难带给人的不幸并非短暂的，会在人的心理上留下难以祛除的创伤和疤痕。《疯狂的榛子》中范笱河和美国军人沙顿患了PTSD的心理疾病，战争的结束与停止，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战争的受害者不仅是被侵略者直接残害的一方，那些曾经直面战争残酷的人，即使远离了战争，被摧残的精神仍会经历永无休止的痛苦。

袁劲梅对战争的审视和体察并不局限于个体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野蛮邪恶的战争进行谴责和反抗，更多的是以悲悯之心剖析复杂宽广的人性，表达一种既有反思姿态又有悲悯情怀的人性观和战争观。

袁劲梅反复探寻人性最深处的东西，战争只是一个展示人性的背景，她将悲悯之心建立在对范笱河们小人物命运深度体察之中，关注他们惯常的人性，用属于她自己独有的“方言”切入文本故事，直达生命的存在和人生的本质。对历史和文明的理性反思，交织着作家深厚的悲悯情怀，使《疯狂的榛子》这部小说呈现出一种具体的张力。文学因悲悯而深刻。

语言消失。

而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大国，拥有五大语系130多种语言，但由于使用范围与人口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语言同样面临着使用人数逐渐减少、代际传承受阻的困境。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也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分支，汉语一共有七大方言，大的方言区下还可以划分次方言，再进一步划分方言片和方言点。据统计，目前濒危的汉语方言大约有近20种，如站话、畲话、九姓话、军话、乡话等。在七大方言中，客家话的使用情况最复杂，而广东、福建及台湾与闽南话、粤语交接地带的客家话，都因受到临近闽南话或粤方言的影响而逐渐萎缩。

我国很多文学艺术形式的载体就是方言，各地的地方戏以及民间流传的歌谣、评话、山歌等，不同的语言特色展现出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以客家话为例，客家话分布在岭南各地，但目前处于急剧流失中，沙田咸水歌是客家人口耳相传的民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客家话消失，那么即使使用其他语言吟唱咸水歌也终将因失去其本来面目而变得名不副实。

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性别、年龄、职业、地位的不同也会在语言使用上产生差异，所以社会方言体现的是一类人在语言使用上的特点。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社会方言莫过于网络语言了。网络语言是社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兴的语言文化现象，很多人认为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纯洁性造成了严重威胁，视“网络语言”为“洪水猛兽”，其实这大可不必。和传统语言相比，网络语言由网民自己创造、使用和传播，体现了使用者对语言的最大掌控力度，它的新颖性、自由性、开放性、互动性、诙谐性等满足了高节奏信息化社会的交际娱乐需求，丰富了民众的语言生活。事实上，很多网络用语已被民众接受，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我们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网络语言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中得到健康发展。

语言其实是动态性发展，在语言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金台茶亭

要和谐相处 人类的语言

赵家栋

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是人类共同财富，语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就是保护语言的“生态平衡”。近30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保护语言和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作为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130种语言，97个方言片，101个方言小片，还有世界最多的网络语言使用者，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自然责无旁贷。目前我国在拯救濒危语言和方言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政府各级部门主导实施了语言保护工程，制定了统一的规范与标准。相关专家学者也加快了语言调查的步伐，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开展语言资料数字化的工作，建立音视频语料库等。

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可以确定的有10多个语系，语系下再分语族、语支、语群等。但这些语言的使用情况差异巨大、地位悬殊，尤其是在族群接触和人口流动格外频繁的现代社会，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日益加剧。据统计，在全球6000多种语言中，只有600多种处于暂时“安全”的状态，有40%的语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濒危语言，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